# 求古錄禮說

求古錄禮說卷十三

臨海誠齋金　鶚

## 祭天神地示不求神說

古者宗廟之祭必先求神而祭天神地示則否蓋人鬼與神示異也郊特牲云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用鬱鬯之酒灌地所以求神於陰取膟膋和蕭焫之所以求神於陽此皆在正祭之先以必先求神神旣格而後可享也若天神地示英靈昭著在人耳目非若人鬼之歸於杳茫者比則何必先求神而後享之哉是故宗廟之祭有灌而祭天神地示秬鬯尊

而不灌其意可見矣唐永徽中許敬宗言天燔柴地瘞血皆貴氣臭用降神羅泌以周官求牛爲求神之牛謂燔以降神享牛則用以祀神陳祥道禮書云周人尚臭升煙瘞埋乃臭氣也則天地之燔瘞在行事之前矣是亦以燔瘞爲求神也元豐元年陳襄言陰祀自血始瘞血以致神明不可不在先亦求神之說也近秦蕙田五禮通考謂祭必先求神祀天之禮燔柴爲重世儒皆以爲然而不知其說之謬也案周官大宗伯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鄭注云禋之言煙詳燔柴瘞埋考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

貍沈祭山林川澤覲禮記云祭天燔柴祭地瘞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爾雅云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說文云燒柴焚燎以祭天神是則燔柴瘞埋與血祭正所以享神而非所以求神也求神之說經無明文鄭注三禮亦無之先儒特以人鬼爲例不知其禮有不同也天神在上故燔柴以上達於天地示在下故瘞埋以下達於地血祭之法當是以血灌地亦使其氣之下達也賈疏謂薦血何能使氣臭下達于地乎郊亦薦血而不謂之血祭可知血祭非薦血矣通典以血祭爲瘞血不知牲幣有形質故須瘞埋血有氣無質何必瘞乎使之實歆其氣味也人位乎天地之閒死而爲鬼魂升天而

魄降地不專在上亦不專在下燔瘞所以兩無所用也祭人鬼以灌鬯焫蕭求其神祭天神地示以燔柴瘞埋享其神皆有精義存焉不可以不辨也後世祭天神地示者燔瘞皆不于正祭之時或行于未祭之先或行于旣祭之後胥失之矣

天子宗廟九獻辨

天子宗廟之祭禮經已亾孔穎達禮記疏賈公彥周官疏及杜佑通典皆謂天子祭宗廟九獻灌尸朝踐饋食皆二獻王與后各一酳尸三獻王與后各一諸侯之爲賓者一是九獻也後儒皆從之惟陳祥道禮書以灌不

與於九獻而謂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酳尸三獻亦九獻也案禮器云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此泛言獻數而不言其所祭則天神地示人鬼皆該之是天子祭宗廟七獻而已一獻小祀也三獻五獻次祀也七獻大祀也大祀止七獻宗廟無九獻可知天神地示人鬼此秩序之與人鬼不得過於天地也先儒皆謂天子祭天地七獻而祭宗廟乃九獻豈禮也哉或謂禮有以少爲貴者宗廟三牲祭天特牲則祭天七獻宗廟九獻宜也不知七獻已甚多不得謂之少若謂以少爲貴知宗廟則祭天當一獻矣何以七獻也旣用七獻乃是以多爲貴故知宗廟不得過于天地也祭天王服大裘而冕十二章而一祭先王服衮冕九章是亦以多爲貴不可執特牲一端而謂皆以少爲貴也考之周官灌不得爲獻大行人云上公王禮再祼而酢祼與灌同

饗禮九獻是灌不在獻內也司尊彝云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朝踐猶朝獻也別灌于獻灌之非獻甚明蓋獻必以五齊禮運云醴醆以獻醴醴齊也醆盎齊也而灌用鬱鬯非五齊也獻必以玉爵大宰云享先王贊玉爵鄭注云宗廟獻用玉爵明堂位云爵用玉琖仍雕鄭注云爵君所進于尸也而灌用玉瓚大圭非玉爵也獻必在堂而灌于大室非在堂也獻必有俎而灌時尚未迎牲郊特牲云旣灌然後迎牲未有俎也獻尸必飲而灌鬯用以灌地尸不飲也郊特牲云灌用鬯臭臭陰達于淵泉灌

以圭璋用玉氣也又云祭求陰陽周人先求諸陰是灌所以求神非所以獻神也安得以灌爲獻哉說者據祭統獻之屬莫重于祼遂謂灌即是獻不知對文灌與獻別散文灌與獻通以灌酌鬱鬯授尸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是君不自灌地而授尸以灌也尸受鬱鬯即以灌地鄭注小宰有似爵尸鬱鬯祭之啐之奠之與求神義不合恐未是於獻故以爲獻之屬耳灌弟可通稱爲獻而實非正獻之禮安得并數之以爲九獻乎若灌可列於獻則酳尸之後有加爵亦可列於獻乎祭統謂尸飲九是合加爵言之謂之飲不謂之獻也灌不得爲獻則止有七獻無九獻矣陳氏不以灌爲獻自是卓識而謂朝踐饋食酳尸皆三獻則亦失之夫祭

之禮王與后交獻衆子弟賓客不得混之如陳氏說王與后各一獻之後其末一獻誰爲之耶且天子無九獻又可以特牲少牢饋食禮斷之特牲士祭禮少牢大夫祭禮皆三獻由是上推諸侯宜五獻天子宜七獻矣若天子九獻則諸侯七獻大夫可五獻何乃與士同三獻乎觀于大夫士同三獻天子無九獻可決矣賈公彥謂天子與上公同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夫上公雖貴亦諸侯也諸侯豈得與天子同哉或謂上公得用先代禮樂故可與天子同不知上公可用先代天子之禮樂而不得用本朝天子之禮樂先代可用者子孫統承之義也本朝不得用者臣下不僭之義也先代禮與本朝異者乃可用之如殷尚白微子白馬來朝是也若先代禮與本朝同者則不

得用用之則僭矣凡公以九為節者天子必皆十二公圭九寸天子尺有二寸公冕服九章天子十有二章是也天子不以十二為節則公與侯伯子男同如天子堂九尺諸侯皆七尺天子舞八佾諸侯皆六佾公不得獨異也禮莫重於辨上下若公與天子同九獻是上下無別禮之大節紊矣故知天子無九獻也鄭氏注祭統云尸飲五謂酳尸五獻也是二灌不與獻數似鄭謂天子止七獻然注禮器七獻神以為祭先公不言先王又似天子有九獻矣祭祀國之大典故詳考而明辨之

五帝五祀考

五帝五祀先儒考之未詳說者多謬案五帝爲五行之精佐昊天化育其尊亞於昊天有謂五帝卽天者非也詳禘考月令云春帝大皞夏帝炎帝中央黃帝秋帝少皞冬帝顓頊此五天帝之名也伏羲神農軒轅金天高陽五人帝以五德迭興故亦以五天帝爲號若月令所言則天帝也鄭注月令以五帝爲人帝豈伏羲諸帝以前無司四時者乎其亦誤矣周官注引春秋緯文耀鉤謂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以此爲五帝正名而不知其怪妄不足據也五行氣行於天質具於地故在天有五帝在地亦有五

神五神分列五方佐地以造化萬物天子祀之謂之五祀月令云春神句芒夏神祝融中央后土秋神蓐收冬神玄冥即五祀之神也說者或以五神爲人神非也左昭二十九年傳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官有功於世故配食於五神若月令句芒等則非人神也鄭注以爲五人神抑又誤矣左傳以五祀與社稷竝稱是地示非天神也對文天曰神地曰示散文示亦曰神故月令五者皆曰神周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列五祀於社稷五嶽之間而以血

祭祭之其爲地示尤明鄭司農注云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宮中曰五祀夫五帝爲天神何得血祭又何得祭於宮中其說甚繆後鄭注謂五祀者五官之神因引重該等解之然此乃人神安得列於社稷五嶽之中而血祭之也抑又誤矣大宗伯言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歷舉天神而不及五帝小宗伯言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兼舉天神地示而不及五祀葢大宗伯言五祀而不言五帝小宗伯言五帝而不言五祀乃互見之法也大宗伯以昊天上帝該五帝小宗伯以五帝該五祀乃

省文之法也鄭注大宗伯云祀五帝亦用實柴案天神有禋祀實柴槱燎三等以禋祀爲首地示有血祭貍沈疈辜三等以血祭爲首正自相當祭地亦血祭本鄭注五祀卑於地二等社稷卑於地一等五祀次於社稷卑二等尙得與地同血祭豈五帝爲天之亞而不得與天同禋祀乎司服云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此上帝卽五帝也本鄭注服與圭皆與天同其同爲禋祀明矣五帝之壇當各依五行之數青帝兆于東郊八里壇用青土赤帝兆于南郊七里壇用赤土白帝兆于西郊九里壇用白土黑帝兆于北郊六里

壇用黑土黃帝兆于南郊五里在未方未是季夏土氣最旺又未爲坤方坤土也壇用黃土五祀亦當兆于四郊其壇土色與五帝同而其制小而且卑皆可推而知矣四圭有邸特有故而旅則用之若其正祭之玉必各依方色大宗伯云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鄭注云禮東方以立春謂蒼精之帝而大昊句芒食焉禮南方以立夏謂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謂白精之帝而少昊蓐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謂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考四方之神不止五帝鄭但以五帝解之舉其重者耳其實青圭等玉非

徒以祀五帝也五祀四望皆可謂四方詳四方之祭解此經下文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則四望之玉亦用青圭等甚明五祀在四望之上四望是嶽瀆之神次於五祀詳四望解亦必用青圭等玉無不可推而知也黃帝之玉鄭注未之及以方色推之蓋與地同用黃琮五帝以黃帝爲尊其與地同宜也此節注止言四立迎氣而上文五祀注言迎五行之氣于四郊賈疏遂謂四立之日迎氣在四郊幷季夏迎土氣是五迎氣不知一年止有四時四時所以成歲王者重之故親迎于四郊中央土無正位不成一時安必有郊迎之禮若果有

之當於夏季土旺十八日之中遇戊己日行事與四立之祭亦不姝也至于配食之法當以五人帝配五帝五人神配五神如立春祭青帝以伏羲配食又祭句芒以重配食如是乃得其稱也鄭以大昊爲人帝句芒爲人神皆配食青帝君臣竝配旣無尊卑一神二配亦復不稱矣若夫合祭五帝當在夏正孟冬大宰職云祀五帝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鄭注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不知四郊之祭各有定日安用卜此祀五帝必合祀非四郊之祭也明堂祭上帝本是祭天五帝特從祀耳鄭謂明堂祭五帝旣非嚴父配天之禮而季秋之時又

未可以服大裘其說不可通矣明堂五帝旣從祀不當復設五神之位鄭謂武王配五神其謬尤甚詳禘祭考明堂旣不合祀五帝則知合祀五帝當在南郊蓋別爲一壇設於丙巳方以昊天壇旣在正午宜避之而偏於東象太微垣之五帝座也祭於孟冬四時旣具又可服裘無不宜矣國有故而旅亦當合祀五帝其禮視四立專祀爲隆故禮器云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鄭注大旅祭五帝也旅是有故而旅曰大旅則合祀可知矣五祀亦有合祭其壇亦當在南郊其時亦當在夏正孟冬或在祭五帝之後或即與五帝同日行之若至仲冬

於周正爲孟春不可合祭矣月令孟冬祈年于天宗鄭注以天宗爲日月星日月星合祀在孟冬五帝五祀亦於孟冬合祭其義一也凡祭有祈有報孟春之郊天所以祈也季秋之饗所以報也四時之分祭五帝所以祈也孟冬之合祭五帝所以報也以形體言謂之天南郊祭天以日月從祀日月與天皆有形體可見者也以主宰言謂之帝（本程子）明堂祭帝以五帝從祀五帝與帝皆無形體可見者也南郊明堂以祖考配五帝則以先代之帝配五祀又以先代之官配神之尊卑異也古聖人制作之精意蓋如此

# 禹貢九等賦解

禹貢九州之賦有九等孔疏云九州賦有九等者人功有強弱故獲有多少傳以荆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修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是據人功多少總記以定差劉敞七經小傳云州大者則賦多州小者則賦少案聖王之世無游民何有人功修不修之異孔說非也雍梁大於豫豫賦第二而雍乃第六梁乃第八劉說亦非也賦出於田九等之差雖不係田之美惡而必係田之多寡州境雖小而山川少則土田多州境雖大而山川多則土田少如豫州境界雖小而一望平原曠野

其田卻多故賦第二雍梁與揚境界雖大而雍梁多山揚多水又地卑受水患淡可耕田少故賦第六第七第八也雖然人功固無修不修之殊而九州人民未嘗無多寡土廣人稀田不免于荒蕪矣至于上錯下錯又係乎天時之豐凶然則九等之賦始合天地人而總計之不得專主一說也

門人解

論語參乎章門人問一貫於曾子邢疏以爲曾子之門人於顏淵死章亦以爲顏子之門人朱竹垞因謂親受業者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人此說非也古人著書

自有體例論語一書凡孔子弟子皆書門人其非孔子之弟子則異其詞如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曾子有疾召門弟子不直稱門人所以別於孔子弟子也且以各章稱門人者觀之皆當爲夫子之門人夫子語曾子以一貫此時曾子在夫子門不得率其門人同侍則問於曾子者必夫子之門人也聖門惟曾子得傳夫子之道於此章可見觀夫子獨呼曾子而告以一貫可知諸子尚未足以語此究乎有所疑而問也（顏子卒後諸子惟子貢最聰明乃夫子問以多學而識子貢尚疑信參半而曾子聞一貫之言直應曰唯可見子貢不如曾子其餘可知矣）豈必曾子之門人始不喻一貫之指乎夫子言由之孫

奚爲於丘之門是子路鼓瑟在夫子門中故門人聞夫子之言不敬子路若是子路門人豈得同在夫子之門且弟子安敢不敬其師夫子亦豈可對弟子而斥其師之名乎夫子若對子路之門人言當云汝師若何或稱其字如子張言子夏云何也此皆爲夫子之門人甚明子疾病章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門人最多爲臣不過數人豈猶有不足而必取於子路之門人乎子路年最長故稱使以使子羔爲費宰證之可見使字亦朋友之稱豈必弟子可言使乎顏淵之喪門人欲厚葬之此朋友之至情朋友與師弟道同不必爲顏子門人也末云夫二三子也古謂彼爲夫孟子夫既或治之檀

弓夫夫也左傳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皆是此蓋夫子在家聞之自言於家

非正對二三子言故曰夫他章與諸弟子言皆直稱二三子無夫字或夫字

爲發語詞如孟子夫我乃行之夫子之設科之類子字今本作子字誤亦未可知安得泥此一字遂以爲顏子門人乎此

亦皆當爲夫子之門人也總之論語書諸弟子記夫子

之事與言也其所稱門人自必爲夫子門人不問可知

若諸弟子之門人必當各係其師之字不然何以別乎

聖賢著書豈有襍亂無章疑誤後世者哉若謂親受業

者必稱弟子不稱門人惟轉相傳授者得稱門人則尤

不然孟子言孔子没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檀弓言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又云孔子合葬于防封之崇四
尺孔子先反門人後又云孔子于門人之喪未有所說
驂此皆弟子稱門人之確證蓋受業於門故謂之門人
此正稱也或稱弟子以師如父兄受業者如其弟子又
弟子爲年少者之稱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鄉射禮三耦使弟子又云弟子奉中皆少年之稱也師年長曰先生受業者年少故曰弟子也或稱徒
以其衆而相從如將帥之卒徒也或稱從者以師出行
弟子從之如僕從也此皆比擬稱之非正稱也故論孟
檀弓記孔子弟子之事皆稱門人以紀載之文必得其
實也其在道途必變文稱從者以門人爲在門之稱在

道不在門故不稱門人從夫子而行宜稱從者亦所以紀其實古人之文一字不苟如此記者紀載皆書門人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獨稱弟子者此蓋哀公稱弟子故如其言書之非記者之稱也不可以不審也夫弟子爲家人卑幼及凡年少者之正稱受業者弟通稱之門人爲受業之正稱此外別無稱門人者考之諸經灼然分明乃謂親受業者稱弟子轉相傳授者稱門人果何據乎邢氏不以門人爲夫子門人其說固非然曰曾子之門人顏淵之門人是仍以門人爲弟子之稱弟省文而直稱門人耳邢氏之意蓋謂當書曾子之門人不書曾子省文也竹垞乃別弟子門人爲二以轉相傳授者爲門人其失更甚於邢

氏矣此說蓋本漢人歐陽永叔孔宙碑陰題名跋云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嘗數百人其親受業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是漢時始有此稱古未之有也豈可據此以解論語乎漢儒如包咸馬融鄭康成輩注論語皆無此說蓋知古之門人卽弟子與漢之門生不同也後世有座主門生之稱以主司取中者稱爲門生此亦非受業于門者與漢之門生又異要之皆非正也今太學及郡縣學諸生見學師稱門生此雖不必受業猶有古意朱子注論語于訓詁名物多採注疏而于門人獨不採邢說且又無注誠以門人自必爲夫子之門人可不煩注釋也豈知後人猶有異說乎又考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五十六

歲去魯至六十九歲乃歸當夫子去魯時曾子方十歲未能受業又豈能越國相從故陳蔡之厄論語記顏淵十人曾子不與也（或謂德行節當別爲一章非相從陳蔡之人然曾子傳道何以不列德行之科此說非也）至夫子反魯時曾子年二十三始受業于夫子夫子稱其質魯是受業初年尚未能聞道也內則言男子三十博學不敎孟子言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以曾子年方二十餘歲質又魯鈍遽自爲師敎授必不其然夫子卒時曾子纔二十八歲是從夫子止五年耳曾子常在夫子之門篤信好學故能數年而卽聞一貫苟或居家教授用志不專何能及此檀弓曾子自言事夫子于

洙泗閒言事則必常在門可知是闕一貫時當無門人也又諸經及傳記孔子門人惟子夏教于西河論語亦惟載子夏之門人餘皆無聞此固是失傳然恐亦未必皆有門人也葢夫子在時聖德感動天下凡有志于道者莫不願親炙聖人豈肎受業于其門人而門人以有夫子在亦不敢儼然爲之師必引而致之夫子史記言孔子弟子三千可知當時儒者皆爲聖人之徒故諸弟子無門人也夫子卒後門人始有敎授者檀弓曾子責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閒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案史記子夏少

孔子四十四歲是夫子卒時子夏年方三十前此更安得言老即或四十爲三十之譌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此不可信夫子去魯時年五十六如子夏少四十四則此時止十二歲而陳蔡相從子夏與焉則去魯時其年必不止十二也古三四字皆積畫易譌四當爲三之譌也亦未可稱老也西河晉地史稱魏文侯敬禮子夏西河設教當在此時去夫子卒時已數十年故稱老也然則論語子夏之門人亦在夫子卒後耳子夏自少即從夫子周流四方及反魯與曾子事夫子于洙泗閒又爲莒父宰是時未設教也其餘皆可類推子思受業于曾子亦在夫子卒後雖然三子門人之有無猶未可定而以論語本文詳玩之門人必非三子之門人斷斷無疑也

玄色蒼色辨

玄之爲色詩傳說文皆謂黑而有赤色鄭氏謂六入爲玄在緅緇之閒亦以玄爲黑赤色也翳竊以爲不然易文言傳言天玄考工記言天謂之玄是玄者天色也天色其有赤乎且黑中有赤亦紫緅之類旣不象天又爲水火相克古人閒色惟用黑青與赤黃兩色以其五行相生而又象天地也下服褻服且不可用況可爲冕服之冠衣乎赤色屬陽非陰幽之義又何可以爲齋服乎昏禮幣用玄纁象天地陰陽亦必取五行相生爲吉若水火相克又豈昏禮所宜乎是知玄色必非黑而赤也案天色實青而微黑人所共見

天爲陽易象以東北竝爲陽方故天色青黑乾四德統於元天主於生物也青色於行爲木於方爲東于時爲春故天色多青然陽氣始於冬至又天開於子乾位於北五行天一生水則天又宜兼黑色矣地是積土所成其色宜黃然土生於火故坤位於未申之間地色宜黃而兼赤也古聖人制衣裳以象天地玄衣纁裳玄爲黑青纁爲赤黃各合二色昭其稱也若玄止是黑色今人皆謂玄是黑色與天象不合又與纁不稱若黑中有赤不但五行相克而且天地混襍水屬天火屬地故水數一火數二坎爲乾再索離爲坤再索也非法象之正矣故知玄必黑而青也請列六證以明之周

髀算經文義古奧的是先秦之書有云天青黑地黃赤玄以象天則必黑而青一證也曲禮前朱鳥而後玄武說者以玄武爲龜龜色黑而微青樂記言青黑緣者天子之大寶龜二證也周官大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青圭禮東方是天色與東方同覲禮方明者木也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又云設六玉北方璜賈疏云大宗伯以玄璜禮北方知此亦玄璜也是天又與北方同色天色與東北方同則玄之黑而兼青可知三證也玉藻云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鄭注凡裼衣象裘色綃綺屬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夫以玄

衣裼狐青則玄必有青色可知四證也郊特牲云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說文玄幽遠也是玄有幽義幽與黝通玉藻幽衡幽讀爲黝周禮陰祀用黝牲黝一作幽孫炎注爾雅云黝青黑色說文玉篇同則玄亦黑而青可知五證也爾雅云玄黃病也凡人病面色或黃或青黑詩言何草不黃又言何草不玄亦謂草至秋冬而病其色或黃或玄草色本青至秋冬變色青而兼黑故謂之玄六證也凡此六證若以玄爲黑而赤則皆不合惟以爲黑青則無不合矣染朱之法以黃爲質而入赤汁則爲縓爲赬爲纁以青爲質而入黑汁則爲綦爲黝爲玄是玄本無赤也先儒以染玄

用赤色為質故謂黑中有赤豈染玄必本於赤乎六入為玄鄭以意推之經傳實無明文也君子不以緅為飾而鄭以爵色為緅亦非也爵色為弁冕服之次豈可用赤黑色乎冕用玄色爵弁為冕之次是爵色當與玄相近故玄端服玄裳爵韠也至於蒼色先儒多以為青蒼字从艸艸色正青天色固青而黑然青色為多從其多者而言故曰蒼天也月令春三月器服青與蒼並言止是一色東方青龍亦曰蒼龍繅藉三采朱白蒼朱白皆正色蒼亦必正色可知蒼之為青明矣青亦曰蔥玉藻有蔥珩蔥與蒼皆取草木之色也曲禮五十曰艾釋文艾謂

蒼艾色詩鄭風綦巾箋云綦蒼艾色書顧命綦弁注云青黑曰綦是蒼艾色爲青而兼黑也人髮本黑至五十始衰髮不正黑而微青是謂蒼艾色韓退之文言髮蒼蒼化而爲白李太白詩云朝如青絲暮成雪皆謂髮先變青而後變白是蒼艾非黑白相襍也曲禮孔疏以爲蒼白色亦失之矣綦爲蒼艾色是蒼字亦有青黑色之說古人所謂蒼顏白髮亦以人老而顏色青黑也書言黎老是也蒼青多黑少玄黑多青少皆象天色故天稱蒼天亦稱玄天若以蒼爲黑白或爲青白皆與天色不合矣謹陳管見未知是否

對天色玄問

周髀算經云天青黑地黃赤古人玄衣纁裳玄色青黑纁色黃赤所以象天地也然天色青多黑少地色黃多赤少而玄色黑多青少纁色赤多黃少玄可與黑通稱是黑多青少也三染謂纁纁可與赤通稱是赤多黃少也與天地之色不甚相合此其中有精義焉天主生物生物在春故其色多青地主成物成物在土故其色多黃冕服玄衣纁裳其用以祭祀爲重祭祀者所以報本反始也天爲陽陽始于冬至地爲陰陰始于夏至天色青屬木木生于水地色黃屬土土生于火水火者木與土之本也玄色多黑纁色多赤所以

明本始之義也且聖人作易八卦以乾坤坎離爲重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上經始乾坤而終于坎離下經又以既未濟終此其義也玄衣在上其色多黑象水纁裳在下其色多赤象火坎上離下爲既濟之象也水火各兼陰陽坎陽爲水天一爲水水陽也離陰爲火地二爲火火陰也水屬冬氣寒而潤下陰也火屬夏氣熱而炎上陽也以水陽火陰言之則玄上纁下爲陰陽定位天尊地卑君尊臣卑之象也以水陰火陽言之則玄上纁下爲陰陽交泰天地相交君臣相交之象也坎上離下爲既濟者以陰陽交也陰陽交合上下相濟人事無所

不密故朝覲用冕服玄衣而纁裳也玄色兼黑青纁色兼黃赤所以象乾坤玄色多黑纁色多赤所以象坎離聖人一衣裳之制而易之全體大用昭焉顧先儒未之暢發謹承明問而詳陳之鄂言黑多青少者謂玄色非謂天色也天色實青多黑少易言天玄者特以天色青黑玄色亦兼青黑故云然耳非謂天色黑多青少正如玄衣之色也凡取象止大概相似不必全背不可泥看

## 朝覲考

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云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

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薛氏禮圖云春夏之時王既迎諸侯訖服皮弁服當宁而立諸侯服皮弁各執瑞玉至於朝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東面奠玉再拜稽首王更服衮冕入廟諸侯裨冕而入行享秋冬之時諸侯皆乘墨車天子不迎朝享悉受於廟異於朝宗陳氏禮書云春夏者萬物交際之時諸侯分東西面王於堂下見之所以通上下之志也秋冬者萬物分辨之時諸侯一於北面王於堂上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此皆與鄭注略同

萬充宗則謂行覲之日天子先立于宁諸侯在大門外因朝見以通姓名曲禮所謂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在此時及天子入廟當依乃覲無春秋之異案二說皆非也朝宗覲遇特以時而異其名其禮必不有異均是諸侯乃春夏來者寬以待之秋冬來者嚴以接之果何義邪欲以明陰陽之象而致失君臣之義古聖人必不出此凡諸侯見天子無論何時皆謂之覲書言肆覲東后於春時言之可知覲不專於秋也詩言韓侯入覲左傳言晉侯出入三覲郊特牲言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此皆諸侯見天子稱覲不必在秋否則天子春夏

皆下堂而見諸侯有是禮乎覲亦通言朝如書言羣后四朝王制言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是也朝亦四時之通稱不必在春也然諸侯相見亦稱朝君臣亦曰常見亦稱朝惟覲則專屬諸侯見天子不可混稱故儀禮覲禮一篇特名曰覲所以別於常朝也鄭氏乃謂此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誤矣夫臣之於君皆當致敬苟以秋冬來者簡省其禮不行享獻則有不臣之心矣且經文明言四享鄭注（四當爲三是也）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何謂享獻不見乎賈疏云享謂朝覲行三享獻謂三享後私覿私覿後即

有私獻大宰職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注云玉幣諸侯享幣玉獻獻國珍異亦執玉以致之會同旣有私獻則常朝有私獻可知此說更謬私覿私獻者大夫奉君命出使行聘享之後別以己物獻他國之君故曰私獻諸侯親朝其享天子之物皆己物也又何私焉古者玉帛通謂之幣玉幣卽瑞玉也曲禮云操幣圭璧則尚左手周官司儀言諸侯相朝之禮云再拜授幣鄭注授當爲受賓再拜送幣皆謂玉爲幣也玉獻卽三享享與獻義同束帛加璧故曰玉獻豈別有私獻乎敖氏云此篇言同姓大國之君入覲於王之禮初無四時之別案敖氏不專指秋覲是也然以爲同姓大國之禮則亦失之經文明言同姓面面北

上異姓東面北上是非專爲同姓禮也同異姓同見有東面西面之分先見後見之別若姝見則其禮應無以異大國小國亦不異也

盛世佐云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具于朝禮故略之也五禮通考取此說

此亦不然儀禮一經最爲詳悉如鄉飲酒鄉射大射三篇其禮多同文各詳載其所省者不過一二句或數字以可彼此互見故略之耳此篇首云至于郊其前必多闕文天子待諸侯有饗有食有燕此但言饗無食燕同姓大國四句敘于賜車服饗禮之閒上下不相承此四句疑在嗇夫承命告于天子下諸侯覲于天子疑是篇首之文而錯簡在後爲宮以下別言會同之禮當有會同字在爲宮上今接

於諸侯覲于天子之下非其次也會同與覲不同宜分別以明之考之全經未有若此者此皆闕文非以有朝禮而略之鄭謂三時禮亡惟覲禮存豈其然乎他篇亦有缺文此篇更甚凡朝聘皆必受摯于廟者謙不敢當若爲先祖而來也必無受摯于朝之禮且諸侯奠摯必北面而此云東面面其非受摯甚明薛氏謂諸侯春夏乘命車天子出迎君臣皆服皮弁此本崔氏之說其謬尤甚秋冬乘墨車而春夏乃乘命車秋冬天子不迎而春夏乃迎之何春夏諸侯之尊秋冬諸侯之卑邪總之朝覲天子必無迎賓之禮詳天子迎賓考諸侯亦必無不乘墨車者也皮弁每日常朝之服

乃諸侯初見天子受摯而以此服相接可乎至于東面奠玉稽首此爲自造禮文此非崔氏說夫東面送幣者賓禮也諸侯覲天子敢以賓禮自居乎旣居賓禮何又稽首乎陳氏謂春夏萬物交際王宁于堂下見之此用天子不下堂說不知堂者廟之堂也當宁在路門外又何堂之可言以欲象萬物交際而自卑以接諸侯其昧於禮甚矣說經不以理爲主而傅會於天道陰陽者皆經中之稂莠也萬氏不分四時可謂卓識視鄭說爲長禮記義疏取之然以覲禮考之天子負斧依以前無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之文所云載龍旂弧韣乃朝者朝卽覲

之通稱也萬氏據此遂謂天子當宁即在此此時非也曲禮先言覲後言朝萬氏乃謂先朝後覲又與經不合且諸侯初見天子卽當北面奠摯稽首此一定之禮也乃先至於朝東面而立此何說邪萬氏謂先於此通姓名不知通姓名者擯介之事也覲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注云嗇夫爲末擯承命于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通姓名空在此時其文在天子負斧依之下可知在廟不在朝擯者告于天子可知諸侯不敢自言姓名曲禮所謂臣某侯某者擯介之詞耳豈自稱姓名於天子者哉聘義云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聘禮

猶然況於覲乎若謂朝中用擯介傳言古無此禮介不入廟則不入朝可知若謂在大門外使上介通姓名天子當宁以聽之則諸侯何必序立於朝天子又何必當宁而立乎皆不可通矣竊謂諸侯既入廟行覲禮次日天子視朝諸侯又行朝禮蓋覲以正君臣之分故北面朝以通上下之情故東西面白虎通云諸侯不純臣郊特牲云臣之北面荅君也是北面爲臣位射人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此仕於王朝者也其來朝者與爲臣者異故不與三公同北面以示不純臣之義也朝士掌外朝之法公侯伯子男皆東西有賓道焉亦此意也治朝之位卿東面大夫西面此日諸侯行朝禮

當位於卿大夫之上天子下而揖之所以親之也覲時同姓西面異姓東面同姓爲先異姓爲後本鄭注親親之義也朝時諸公東面諸侯西面尊尊之義也東面爲尊故諸公居之案諸侯有五等薛氏謂伯子男皆從諸侯則東方最多西方甚少不相稱矣竊謂此經特略言之若有伯子男則公侯東面伯子男西面詳朝位考廟所以序昭穆故必分同異姓朝所以序爵列故不分同異姓而序尊卑此皆有精義存焉不可以不審也

## 會同考

會同之禮有四一是王將有征討會一方之諸侯周官大宗伯云時見曰會鄭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

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鄭不言一方諸侯文略也賈疏亦不詳論語會同皇疏云時見曰會亦隨其方若東方不服則命與東方共征之此說是也大行人所謂時會以發四方之禁也一是王不巡守四方諸侯皆會京師大宗伯云殷見曰同鄭注云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旣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大行人所謂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也此二者皆行於境內者也一是王巡守諸侯會于方岳尙書周官篇所謂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也禹會諸侯於塗山亦是巡守會同一是王不巡守而殷國諸侯畢會於近畿若周宣王會諸侯于東都

詩言會同有繹是也此二者皆行於境外者也時見時巡所會皆止一方諸侯是會同之小者也會同二字對文則別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也散文則通同亦可言會會亦可言同總之皆曰會同諸侯相會亦曰會同殷見殷國所會則四方六服諸侯畢至故曰殷是會同之大者也先儒會同之說其談十有八一曰小會同是諸臣相會周官小祝云凡小會同掌事焉鄭注云小會同謂諸侯遣臣來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司馬疏說亦然案小行人云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可知人臣無會同之禮天子在上而卿大夫自相會同王綱墜矣此春秋衰世之事而謂成周有之乎必不然矣時見固是會同

之小者然周官例不言小皆但稱會同惟小祝小司馬言小會同此蓋時會中之小者故以小祝小司馬掌之歟一曰殷國在畿內諸侯畢朝職方氏云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修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國亦如之鄭注云殷猶衆也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賈疏云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國城外即爲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爲之夫國者侯國也若在境內何謂之殷國大行人掌客皆連言巡守殷國可知殷國與巡守略相似故職方氏亦有戒令之事其不在

畿內城外明甚如鄭賈說是殷國與殷見何異乎



云大宗伯之殷見職方氏之殷國其禮一也沿鄭注之誤殷見曰見謂諸侯皆來見天子也殷國曰國謂天子出至侯國諸侯盡朝也豈得混爲一邪殷國與巡守同年其與巡守異者蓋王有故不能遠巡故止于近畿巡行近于王畿之地大而合四約在侯甸二服中方諸侯畢來朝也天子出在侯國有似于時巡之會四方諸侯來朝又有似于殷見之同是合二事而爲一矣周官所言會同多是巡守及殷國之會如縣師作其衆庶焉牛車輦稍人作其同徒輂輦廩人治軍人之糧食掌舍設梐枑司戈盾設藩盾可知皆境外之會同也殷國

與巡守𡚁說者
或合爲一誤

一曰殷國諸侯四方四時分來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鄭注云殷國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案諸侯朝覲經典竝無分方分時之說葢朝覲之年有定若東方諸侯春時或有故則至夏秋皆可朝苟必拘其時將廢朝乎自鄭有此說後儒悉從之而朝覲之大典亂矣至謂殷國亦分時分方則尤謬夫殷見之禮四方諸侯畢至故有殷名若殷國止一方來朝何以謂之殷乎天子巡守諸侯隨時分方而朝者一年而周也今殷國不周行四方止在一處豈有僅會一方而三方不會乎若謂久淹于外以待諸侯或旣歸而復出

皆於義無取而空多縻費有是禮乎若謂亦一年而周所行不遠何必如此稽留乎若謂殷國在畿內而四方四時分來總不得謂之殷也況殷國必不在畿內乎一曰會同之壇隨時設于其方覲禮云為宮方三百步壇十有二尋鄭注云宮謂壝土為埒為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於南方秋於西方冬於北方注周官司儀亦云然案覲禮及司儀皆但言為壇並不言隨時而設于其方鄭說於經無據五帝五祀四望之壇各兆于其方四時迎氣各于其方此求之以其類也會同而隨時分方于義何取乎且王必南鄉司儀明言之則壇必

在南可知若在東西方北方王將東鄉西鄉北鄉平若亦南鄉則皆不正矣總之以陰陽五行說經最爲經害鄭多有此亦好引緯書之類也一曰壇之上有堂鄭注覲禮云司儀職云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成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夫壇之上安得有堂經言祀方明于上方明者上下四方之神明也其祭必露天豈得於屋下乎且壇三重爲三等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若以上等爲堂則公當立于中等侯伯于下等子男則于地與經不合鄭說蓋本於逸周書王會解然與經不合不足據也一曰諸侯之位與

明堂位同司儀云王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注云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西上案明堂位所言朝位殊不足信詳朝位考而引以解會同其謬尤甚壇上無堂安得有階又安得有三階經言同姓異姓庶姓分為三等之揖是諸侯當以姓序立不當以爵序立也若分為五等序立則三等之揖無所施矣據覲禮同姓西面異姓東面則會同亦宜以同姓者列於壇東而西面異姓庶姓列於壇西而東面庶姓亦異姓也故同

在而異姓在上庶姓在下王乃先揖同姓次揖異姓後揖庶姓此時公侯伯子男雖各有上下之差然皆以姓爲序分作兩班則侯伯不必在中等子男不必在下等也下云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玩及其二字可知此時序立不以爵命分三等也又安得有五等乎一曰諸侯就旂而立在祀方明之後鄭注司儀云王旣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案覲禮祀方明在拜日之後會同之末節也若上介置旂諸侯就旂而立序於四傳擯之前則諸侯始入壝門事也節次甚

明乃謂在祀方明後姝不思天子旣率以拜日反祀方明矣何又就旂而立待四傳擯而升乎姝不可解矣一曰諸侯就旂而立王降階揖之案覲禮四傳擯在就旂而立之後則就旂而立諸侯尚未升壇王豈降至壇下而揖之乎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會同與覲禮相似故載在覲禮中必不降至壇下而見諸侯也司儀云爲壇三成王南鄉見諸侯可知天子不下壇也且置旂尚左見覲禮公侯伯子男皆就旂而立是以爵爲序尊者皆在東不分同姓異姓庶姓王安得作三等揖乎鄭于此又引明堂位諸公中階云云顯與尚左不合蓋公在東不得在中矣蓋諸侯入門就旂而

立此時王在大次見周官掌次及王升壇四傳擯而後諸侯
以次而升分東西序立王乃揖之無降壇之禮但稍近
前以爲敬耳一曰擯與朝覲傳命同司儀云及其擯之
各以其禮鄭注云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
也不知朝覲交擯公介九人故擯五人侯伯介七人故
擯四人子男介五人故擯三人賓主傳命禮宜然也及
賓入廟之時惟上介上擯得入與傳命時異矣會同于
壇諸侯惟上介從無交擯之事則擯不與朝覲傳命同
可知也周官會同大宗伯爲上擯肆師爲承擯則必有
末擯當以嗇夫爲之本鄭氏擯止此三人無論何等諸侯

皆以此三人相接擯有三人故曰傳擯所云各以其禮者卽謂公于上等矦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也豈謂擯者之數乎一曰公拜于上等鄭注覲禮四傳擯云公拜于上等矦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夫拜下禮也公豈得拜于上乎司儀所謂公于上等云云言立之位非拜之位也鄭又云升堂致命降拜于下等則又自相矛盾矣拜各當降一等公于中等矦伯于下等子男于地抑或公矦伯皆于中等子男則于下等歟經無明文未可定也一曰貟玉享幣王禮皆于壇上鄭注司儀云諸矦各於其等貟玉旣乃升堂授王玉將幣享也禮謂以鬱鬯

祼之也皆于其等之上案周官大朝覲謂因會同而朝覲其禮大于常朝也（本注疏）鄭注大宗伯云時會殷同旣朝覲然後爲壇于國外以命政事此說是也葢四方諸矦陸續而來來即當入覲其覲必在廟矣周官大宰云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注云王朝諸矦立依前南面是鄭亦謂會同奠玉享幣王禮在廟也司几筵云大朝覲（不言會同省文也）王位設黼依尤其明證矣乃注司儀謂奠玉享幣王禮皆在壇又何自相矛盾邪葢以司儀將幣王禮文承公于上等矦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故云然耳殊不思其下文云王燕則諸矦毛豈燕亦

在壇邪燕不在壇則將幣王禮亦不在壇可知也古者玉幣皆謂之幣將幣指瑞玉而三享亦在其中鄭專指享言非也夫會同必于壇者所以祀方明發禁令讀盟約也豈于此行覲禮哉奠玉享幣覲禮之事王禮以祼皆覲後饗賓之事安得行于壇上乎家語言齊侯欲享魯君夫子辭之以爲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齊侯乃止可知壇上必無將幣禮賓之事也若夫巡守會同則奠玉行享于四岳明堂殷國會同當在洛邑明堂亦不于壇也司儀所謂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者謂覲享之時亦以爵命差爲三等公在前侯伯次之子男在後也及燕則諸侯毛則貴齒而不貴

爵也夫先王治天下之道有三親親也貴貴也老老也會同之禮天揖同姓時揖異姓親親之義也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貴貴之義也王燕則諸侯毛老老之義也一曰拜日會同以春禮日以夏禮月以冬禮山川以秋覲禮云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鄭注云此會同以春者也又禮日于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邱陵于西門外注云此謂會同以夏秋冬者也案經文竝無春夏秋冬字面朝事儀言天子帥諸侯朝日亦不言春是四時皆同也葢均是諸侯安得以時而異其禮

如鄭說是諸侯春夏會同者待之隆秋冬會同者待之輕此何說邪且春但拜日而夏則祀日（禮日非祀日此如鄭說辨見後）又何說邪或謂天子自舉此祭而值會同則帥諸侯以助祭焉然祭有定時不過一日會同安能適與之值乎況祭日以春不以夏祭月以秋不以冬祭山川亦不必以秋則非隨時助祭可知矣既非隨時助祭是為會同祀之也夫天神莫尊于日而月則稍卑山川邱陵則更卑矣秋時會同第帥之以祭山川邱陵何其卑視之邪況禮日實是祀天以視山川邱陵不亦尊卑相縣乎惟四時皆竝祭大小兼行斯無隆殺之嫌耳一曰禮日是

祭日禮月是祭月下云祭天地卽祭日月鄭注覲禮云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燔柴祭天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案禮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未有祭于南北者也蓋禮日者祭天也禮月者祭地也故不于東西而于南北下云祭天燔柴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此釋上文之禮上言祭山川邱陵故下言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然則祭天燔柴卽禮日也祭地瘞卽禮月也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祭天而以日爲主故曰禮日祭地而以月爲主故曰禮月本萬尢宗鄭謂祭日月則顯與祭天燔柴祭地瘞不合日月

說

而謂之天地是亂名實也經典豈有此稱哉一曰拜日禮日等及祀方明皆以爲盟神鄭注覲禮云司盟職云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又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者何著明也王制云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月者太陰之精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案穀梁傳云詛盟不及三王是三王盛時無詛盟之事惟周官有之然司盟云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是凡會同不必皆盟也成周會同當無盟覲禮言會同之禮並無盟法此禮之經也周官一

豈開有預防後世之變而立其制非必當時所行之禮也周官與諸經有不合者以此然則會同之祀方明與拜日禮日等皆非以爲盟神可知矣朝事儀曰天子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敎尊尊也是拜日非以爲盟餘可類推竊謂祀諸神之義有三拜日祀方明者此其神之分皆與天子略相等方明是五帝五神日與五帝稍尊于天子五神稍卑于天子要之皆爲同等天子猶必拜祀之所以示天子之尊猶必有尊也朝事儀所謂敎尊尊也祭天地者先王合萬國之歡以祀先王故亦合萬國之歡以祀天地所以明事天如事親也祭山川者國主山川祀之所以爲諸侯所祈俾咸保宗社之靈長也

是分而言之有三義矣柰何以爲盟耶一曰方明是日月山川之神賈疏云鄭謂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即日月之神也司盟北面詔明神鄭注云明神謂日月山川也覲禮加方明于壇所以依之也是鄭解方明之神日月山川之神非五天帝也夫日月可言東西不可言上下以上下爲日月謬亦甚矣大宗伯云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鄭注謂所禮五帝五神是也此經云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東方圭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文與彼同則方明之神即五帝五神明矣葢五帝五神皆五行之精故

爲五色以象之山川非五行何爲設此方色乎周官考工記皆言禮山川用璋安得用圭乎且日月配祭于天地山川專祀于西門外若方明亦是日月山川之神不亦瀆乎或疑上下當爲天地然禮日月是祭天地則此上下非天地也大宗伯云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此云上圭下璧尤可知非天地也本鄭注五帝屬天在上五神屬地在下五神一曰五祀用血祭是地神也詳五帝五祀考五神之屬木火金水者列於下之四方象其色而爲青赤白黑其中央土神曰后土土色黃故設于中而以黃玉禮之宜也至于五帝之屬木火金水者列于上之四方亦象其色而

爲青赤白黑其中央土帝曰黃帝本空爲黃色然天玄地黃不可倒置中央帝居天之中得天之正色故不爲黃而爲玄而以玄玉禮之也天圓地方故蒼璧圓以禮天黃琮方以禮地土帝非天故不用璧土神非地故不用琮而用圭璧以別于天地也天帝尊于地神圭貴于璧故上用圭而下用璧璋琥璜之形不周正不及圭璧之全中央之神（此神字兼天帝地神言）貴于四方故土帝土神用圭璧也四方以東方爲尊故亦得用圭然其圭當小于上之圭又玄色貴于青（玄爲天色六色中之最貴者也）自不混同此方明之義也一曰祀方明在禮山川邱陵之後會同又在

其後陳氏禮書云天子旣拜日禮月不言禮日陳氏葢以禮日爲祭日與禮日重出故略之不知禮日非祭日也與山川邱陵則祀方明旣祀方明則見諸侯案覲禮拜日後卽云反祀方明旣祀方明乃禮日禮月禮山川邱陵節次甚明陳氏易之葢欲以類相從耳不知拜日四者皆大禮行之非易又分于四郊相距各十餘里又欲反祀方明此豈一日可畢邪且拜日祀方明其神相等皆所以致尊尊則拜日後卽祀方明未嘗不以類相從也天地尊于日若拜日後祭天地失其序矣況昊天至尊祭之必須在質明之時旣拜日而後祭天又遲而不敬矣竊謂拜日祀方明是一日事

祭天地山川又是一日事升壇會同在拜日之前同在一日觀經文四傳擯在設方明反祀方明之閒則可見矣蓋云反則其先必自方明壇而去若升壇會同在前一日何得云反乎拜日非祭日故不必以朝于會同後行之可也必先會同而後拜日祀方明者以拜日祀方明非會同之正禮正禮未行不可及其餘也諸侯皆爲會同而來豈有未會同而先率以拜日者乎且拜日祀方明與禮日月山川爲一類若會同在禮諸神之閒殊爲參錯不倫鄭謂會同在祀方明後與經刺繆矣陳氏沿其誤而并行諸祀與鄭分四時不同然鄭分四時則

於諸侯有隆殺陳幷諸祀于一日則行禮不免急遽苟且其失均矣一曰宮即方岳明堂羣神之祭于此行之萬充宗儀禮商云四岳皆有明堂此所謂宮即方岳之明堂也天子巡守凡畿內羣神之祭皆于此舉行見天子無外之義拜日即春分朝日禮日即南郊祭天禮月即北郊祭地禮山川邱陵即望祀山川宗爲宮方三百步一節載在覲禮其在國內可知以會同諸侯咸來朝與覲相似故附于覲禮周官以會同爲大朝覲亦此義也若巡狩在外則不類矣雖巡狩亦有會同然其禮當載于巡狩篇不當載于覲禮也天子巡狩禮今亡鄭氏嘗引其文周官

司儀云將合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此云四門壇十有二尋與周官合是此禮爲國內會同明矣古者壇壝皆謂之宮掌舍爲壇壝宮其證也壇壝易成故將會同則令爲之若明堂宮室豈一時可爲耶況四岳明堂爲布政之宮朝會之所有天下者必早建之何待巡狩之日諸侯畢覲而始爲之乎經所言東門南門北門西門與上四門在壇壝者不同乃國門也國門之外有祭天地日月山川等壇壝門外安得有諸壇乎且經言天子乘龍載大旂出拜日于東門之外其爲國門甚明拜日等禮在國門外又可見此爲國內會同也天子巡守在

外天地日月等祭固宜于明堂行之然與此經不同不可強合爲一也巡守二月至東岳明堂祭日五月至南岳明堂祭地八月至西岳明堂祭月十一月至北岳明堂祭天皆率諸侯以行禮然止祭其一而此經則一時徧祭者也蓋在國巳有正祭故會同諸祭可徧行之巡狩在外國內正祭不行（宗廟社稷不可于外祭當使太子或大宗伯攝之）故必行正祭天地日月宜如國內分祭于四時不可一時徧祭也巡狩望祭山川當隨時各于其方（春祭東方夏南秋西冬北）豈得皆祭於西門外乎（詳明堂考）此言拜日明非祭日若巡狩在外豈可不祭日乎萬氏之說殊誤而以禮日爲祭天

禮月爲祭地則不可易勝於鄭氏遠矣一曰春夏先行朝禮于朝然後于國外會同大宰六朝覲會同疏云諸侯會同皆依四時常朝春夏受贄于朝受享幣于廟秋冬一受之于廟在國行朝禮訖乃皆爲壇于國外以命事焉案春夏受贄于朝受享于廟此鄭之謬鶚于朝覲考已詳辨之矣會同亦有朝禮弟不在會同之前而在其後不在于朝而在明堂朝事儀言天子帥諸侯而朝日退而朝諸侯是朝在會同之後也鄭謂此朝字是會同朝見諸侯非也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周公非自朝諸侯也當改作成王公侯伯子男及夷蠻戎狄畢至周書王會卽在此時此大朝卽會同會

同人衆治朝之地不足以容之故于明堂也明堂爲布政教之宮所謂殷同以施天下之政當在于此時會發禁當于壇誓與盟一類也非在壇也故旣升壇會同又必朝于明堂時會發禁亦必施政則亦必朝于明堂其位容諸公中階前北面侯伯西階前東面子男阼階前西面夷蠻門東西面戎狄門西東面朝位以北面爲尊東面次之夷蠻戎狄無尊卑故從其方而爲位焉今明堂位所言多與禮不合未可信也夫會同天子之大典也而先儒所言其謬如此不可以不正也其禮之次第先入廟行覲禮侯諸侯畢至乃爲壇會同旣畢然後帥以拜日反祀方明次祭天地山川又次朝于明堂

以施政焉又次行燕禮又次行食禮又次行饗禮諸侯乃歸此皆考於經而有據者也

卷十三終